

# 莎拉·沃特斯小说女性群像解读

黄懿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广西 桂林 541004)\*

**摘要:**英国小说家莎拉·沃特斯是新维多利亚小说代表作家之一。她的作品以历史为背景,讲述历史上曾经缺场或被噤声的女性的故事,并审视女性在父权制社会被压抑与边缘化的地位。拒绝“屋子里的天使”身份,敢于反抗道德正统观念,争取话语权是她赋予笔下女性的显著特征。

**关键词:** 莎拉·沃特斯;女性;群像

**doi:** 10.3969/j.issn.2095-5642.2018.08.096

**中图分类号:** I561.07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2095-5642(2018)08-0096-04

## 一、莎拉·沃特斯与新维多利亚小说

新维多利亚小说(Neo-Victorian Novel)始于20世纪中期,具有“后现代主义的特征,并充满对19世纪小说历史性的怀旧色彩”<sup>[1]</sup>。大批作家以维多利亚时代为小说背景,借助后现代的叙事手法,重构维多利亚的历史、文化与价值观念。新维多利亚小说家们并不关注宏大的历史传奇,而更倾向于讲述社会底层的轶事,并多采用多重叙事角度巧妙地打乱历史与现代的维度,有意地模糊两者的界线,在作品中将缺场与在场、死者与生者一一对立,表现出不同时代的价值观念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差异,从而实现当代语境下的后现代文化对维多利亚的时代特征、价值观念的改写、颠覆与解构。

作为新维多利亚小说的代表作家之一,英国小说家莎拉·沃特斯(Sarah Waters)已发表作品:《轻舔丝绒》(*Tipping the Velvet*, 1998)、《半身》(*Affinity*, 1999)、《指匠情挑》(*Fingersmith*, 2002)、《守夜》(*The Night Watch*, 2006)、《小小陌生人》(*The Little Stranger*, 2009)及《房客》(*The Paying Guest*, 2014),获毛姆文学奖(2000),三次入围布克奖(2002、2006、2009),并入选格兰塔“20位最佳英国小说家榜单”(2003)。莎拉·沃特斯以细腻的写作风格结合巧妙的剧情,塑造出个性鲜明,敢于反抗道德正统观念的女性形象,将一个“背负奇特过去”的女子置在历史镁光灯之下,她们的“过去有如盖着不合适盖子的盒子一样。我们(她们)要承受它,而且要谨慎地面对”<sup>[2]</sup>。

## 二、莎拉·沃特斯小说女性角色群像

维多利亚时代是英国现代化进程发展的鼎盛时期,社会及家庭结构的变革以及新兴中产阶级的兴起使女性的社会与家庭地位发生了变化,于是,我们能看到在夏洛特·勃朗特(Charlotte Bront)、乔治·艾略特(George Eliot)抑或托马斯·哈代(Thomas Hardy)等人作品中涌现出具有初步女性意识的女性角色。通过对维多利亚时代的重构和改写,新维多利亚小说家对经典维多利亚小说作品中缺场、失语的女性角色予以创造,或对经典维多利亚小说作品中的女性角色进行再次创造,以探究女性与社会、女性与女性之间的关系,解读其社会经济地位。在这些作家们的笔下,女性角色大多是被传统文学边缘化的中底层女性,她们并不执念

\* 收稿日期:2018-04-19

基金项目: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高校科学技术研究项目“莎拉·沃特斯小说研究”(LX2014147)

作者简介:黄懿(1976—),女,黑龙江双城人,讲师,硕士,研究方向:英美文学。

于社会赋予她们的“屋子里的天使”<sup>[1]</sup>之美誉,而是试图在父权制社会找到立足点以表达女性自我意识,追求独立人格,实现人生价值,寻求在政治、经济、精神和人格上与男性平等的途径。伍尔芙认为女作家职业的一部分就是杀死“温柔可爱,善良无私,擅长持家,富有牺牲精神……没有思想,没有渴望,只会附和与赞同”的天使<sup>[3]1385</sup>。而莎拉·沃特斯笔下的女性绝非“屋子里的天使”,在她的书稿上看不见天使“羽翼的魅影”<sup>[3]1385</sup>,也听不见天使“裙摆的沙沙声”<sup>[3]1385</sup>。

### (一) 话语权之争夺

维多利亚时代的社会经济变革、自然科学的蓬勃发展与传统信仰思想的相互作用使“通灵论”(Spiritualism)于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达到顶峰。通灵论主张灵魂的存在并相信灵魂与生者世界保持着不断的联系。“在这样一个性别分离,理想与现实差异化的时期”<sup>[4]4</sup>,通灵文化吸引了许多女性信徒,使她们获得了“在别处得不到的关注,机遇和地位”<sup>[4]4</sup>,她们被赋予特殊的话语权与行动权,假以灵魂附身的名义挑战权威;与此同时,灵媒与维多利亚时代体面妇女那“安静、纤弱、顺从、具有自我牺牲精神的妻子和天生的母亲”<sup>[4]7</sup>的标准形象大相径庭。通灵文化为女性指出反叛传统的可能性,并为她们提供足够的空间来审视并公然颠覆传统的性别规范。

《半身》中的赛琳娜·道斯假借通灵来操纵他人,实现话语权。当被囚禁于米尔班克监狱,即使是“不准随意讲话,手上活不断,她们的心,那悲惨的往事、低贱的念头和卑鄙的野心可不受控制”<sup>[5]11</sup>,因为“她们不是鬼魂,不是玩偶,不是穿着线绳的念珠”<sup>[5]20</sup>。与其说玛格丽特·拜尔以上层社会淑女的身份去启发,安慰女犯人,还不如说她在揭露父权制社会中的女性地位,以及她们寻求自我救赎,自我解放之道路。女子监狱作为维护男权统治的壁垒而存在,越狱则是女性对于男权社会最直接的反击。赛琳娜借助玛格丽特实施的越狱,可谓是对彼此的救赎:玛格丽特帮助赛琳娜实现身体上的自由,而赛琳娜则引导她达到意识上的觉醒,但这样的女性自由与觉醒却是以非常手段及玛格丽特的生命为代价而获得的。莎拉·沃特斯将女性解放的困境与现实的矛盾一一道出。

同时,莎拉·沃特斯假借玛格丽特的日记独白,利用父亲的缺场颠覆父权话语,从女性叙述主体角度讲述曾被噤声的女性故事及其被边缘化的历史。“爸曾说过任何一段历史都能写成一个故事:关键是得决定从何处开始,何处结束,那正是他所擅长的(his skill)”<sup>[5]7</sup>，“真希望爸现在还在我身边,我就可以问问他,我今天开始写的这个故事,他会如何来开头……我想他应该会从米尔班克监狱的大门开始写起,那么我也从那开始吧!”<sup>[5]7</sup>然而在监狱大门口,玛格丽特却停下来整理自己的裙子,她的内心独白是“爸一定不会对裙子的细节上花费笔墨,但是我却会”<sup>[5]8</sup>。叙述主体由男性到女性的转变明确了执笔者的女性意识,写作不再是男性的唯一特权,玛格丽特自此从女性视角讲述自己的故事,走上挑战父权话语的道路。

《指匠情挑》中的莫德从小在疯人院长大,又在舅舅的暴力管教下服从命令:连睡觉都必须戴着手套,平日常在他的书房为他整理抄写朗读情色书卷。在设计逃跑之前,莫德将舅舅给她的第一本书“摊开放在他的书桌上,紧握着剃刀割开了书页。我生怕书会发出惨叫,于是便泄露了我的行径。书却并未惨叫。应当说,书在叹息,仿佛期盼着被划伤;当我听到叹息,我下刀更快更坚定了”<sup>[6]</sup>。毁坏这些从男性视角出发,由男性书写的情色书卷是莫德对父权的反抗与颠覆,对父权话语的有力反击。几个月后的莫德独自坐在书房的书桌前,此时,她并没有戴着象征父权枷锁的手套,却是自由地以写作为生。玛格丽特、莫德抑或莎拉·沃特斯已经杀死了“屋子里的天使”,剩下的只是“一间屋子,一个年轻女子,桌上放着一瓶墨水”<sup>[3]1386</sup>,开始“讲述作为个体的真实感受和体验”<sup>[3]1386</sup>。

### (二) 主体身份之建构

伊利格瑞认为:女性是映像,是父权制社会下男性的镜像<sup>[7]</sup>。丧失了主体性的女性只能依照男性的标准而存在,而当在追求其自我的道路上与父权制社会的道德规范相矛盾时,她们便以“堕落女子”示人,她们的抗争则被定义为背经离道:一如流浪街头女扮男装的“男妓”南茜(《轻舔丝绒》)、因欺诈行骗,伤害他人被收监的赛琳娜、贼窝里长大又被陷害关进精神病院的苏(《指匠情挑》)抑或谋杀亲夫的莉莉安和帮凶弗朗西斯(《房客》),而《半身》更是直接以女子监狱为故事背景,讲述诸位女性背后不为人知的故事。

在父权制社会,女性摆脱不了“另一类维多利亚时代的人”<sup>[8]</sup>的身份,这是“娼妓、嫖客、拉皮条的、精神病医师和他歇斯底里的病人等被主流文化边缘化的群体”<sup>[8]</sup>。南茜从小镇上卖牡蛎的懵懂女孩,到女扮男装的名伶,而后不得已以男装示人,沦为街头的“男妓”与他人的“男宠”,到最后勇于发表社会主义的宣言;莫德从被暴力胁迫服从父权制话语,成为其帮凶(整理禁书)为其发声(朗读禁书),而后经济独立开始动笔从女性视角书写情色书卷;玛格丽特从对身陷囹圄女囚的好奇,到欲放弃上流社会身份与之远走天涯;凯从战场上满腔热忱地驾驶救护车勇猛前行的“巴克上校”<sup>[9]6</sup>,到他人眼中对逝去光阴不惑,“无事可做,无人可问,无人可见”<sup>[9]6</sup>的鬼魂或疯子(《守夜》);曾经的女权运动活动家,上流社会出身的弗朗西斯与来自工人阶层的房客莉莉安成为恋人,而后却成为其谋杀亲夫的帮凶。女性自我身份建构的过程是改变边缘化社会地位的过程,也是反对父权专制,实现性别平等的过程。莎拉·沃特斯笔下的女性人生经历可视为与父权制社会的抗争史与女性意识的觉醒史。

### (三)同性身份之困境

莎拉·沃特斯专注于研究同性恋文学,迄今发表的六部小说除《小小陌生人》外均涉及女同性恋主题。她曾在访谈中提到,它们“不是在讲述同性恋的故事,而是探讨人性中的共通之处”<sup>[10]</sup>,因为女同性恋属于女性身份范畴,“当女同性恋被指责和辱骂的时候,那些独立于男性的女性也等同身受”<sup>[11]</sup>。女同性恋“直接或间接地反对男性侵占女性的权力……包括角色扮演、自我憎恨、崩溃、酗酒、自杀和女性内部暴力”<sup>[12]</sup>,这就诞生了莎拉·沃特斯笔下的系列女同性恋人物形象:女扮男装的南茜、留短发着男装穿男鞋的凯、投河自尽的玛格丽特、成为杀人凶手的莫德与莉莉安。

《守夜》与《房客》分别以二战、一战为时代背景。莎拉·沃特斯曾表示:战争允许女同性恋们去做她们喜欢做的事,但在那之前,她们所做的或多或少是非法的,如剪短发、打领带、穿裤子、驾驶汽车。<sup>[13]</sup>对当时的女性来说,战争给予她们从历史的幕后走到台前的机会,执行以往只能由男性完成的工作,她们能够实现经济的独立,精神的富足,人格的完善,而对于女同性恋来说,她们大可光明正大地现身于世人面前。但是战争结束后,这些女性再次陷入身份困境,正如《守夜》中“像鬼魂或疯子一样在阁楼游荡”的凯,“几个小时动也不动,好像时光静止了一样”<sup>[9]4</sup>,沉湎于过去,不在乎当下,无所谓将来。《房客》中的弗朗西斯面对战后阶级界限被打破,一度熟悉的世界被瓦解,而迫于生计放弃了女权主义活动家的自由身份回归家庭,人生对她说“不像是旅行的开始,更像是旅行的终点”<sup>[14]</sup>。

## 三、结语

从勃朗特开始,“每一代女性作家都会在某种意义上发现自己没有历史,不得不重新发现过去,一次又一次地唤醒自己的女性意识”<sup>[15]</sup>。正是通过一部部作品,莎拉·沃特斯重回历史,讲述历史上缺场、被噤声的女性的故事,审视女性在父权制社会被压抑与边缘化的历史。敢于打破社会禁忌,争取话语权是她赋予笔下女性的显著特征,她们断然拒绝“屋子里的天使”身份:南茜最终成为一名社会主义者,玛格丽特烧掉日记后自尽,赛琳娜越狱后远走他乡,莫德与苏独立相伴遁世,凯惘然孑然于世,弗朗西斯与莉莉安逃脱谋杀罪名却前途未卜。莎拉·沃特斯将她们的故事娓娓道来,言而不止却又戛然而止,为女性在父权制社会寻求平等的道路留下思考空间。

### 注释:

- (1) 考文垂·帕特莫( Coventry Patmore)在《屋子里的天使》( *The Angel in the House*, 1854)一诗中所描绘的理想的维多利亚式女性气质,为家庭和丈夫奉献自我的女性形象。

### 参考文献:

- [1] SHILLER D. The redemptive past in the neo-victorian novel[J]. *Studies in the Novel* (ISSN:00393827), Vol. 29, No. 4, 1997:538.
- [2] WATERS S. *Tipping the velvet*[M]. New York: Riverhead Books, 1998:432.
- [3] WOOLF V. The professions of women[M]. *The norton anthology of literature by women*. GILBERT S, GUBAR S. eds.

-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Ltd., 1985:1385—1386.
- [4] OWEN A. *The darkened room: women, power, and spiritualism in late victorian england*[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4:4,7.
- [5] WATERS S. *Affinity*[M]. New York: Riverhead Books, 1999:7,8,11,20.
- [6] WATERS S. *Fingersmith*[M]. London: Varigo Press, 2002:306.
- [7] IRIGARAY L. *This sex which Is not one*[M]. Catherine Porter and Carolyn Burke Tran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5:187.
- [8] FOUCAULT M.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M]. Robert Hurley Trans.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90: 4.
- [9] WATERS S. *The night watch*[M]. New York: Riverhead Books, 2006:4,6.
- [10] 于是. 莎拉·沃特斯独家专访[J]. 鲤·上瘾. 张悦然, 编. 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0:72.
- [11] JEFFREYS S. *The spinster and her enemies: feminism and sexuality 1880—1930*[M]. North Melbourne: Spinifex Press, 1997:100.
- [12] RICH A. *Compulsory heterosexual and lesbian existence*[J]. *Signs*,1980(5): 631—660.
- [13] WATERS S. *Romance among the ruins*[N—OL]. *The Guardian*, (2006—01—28)[2018—03—01]. <https://www.theguardian.com/books/2006/jan/28/fiction.sarahwaters>.
- [14] WATERS S. *The paying guest*[M]. New York: Riverhead Books, 2014:4.
- [15] SHOWALTER E. *A literature of their own: british women novelists from brontë to lessing*[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7:11—12.

### Female Images in Sarah Waters' Fictions

HUANG Yi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Guilin University of Electronic Technology, Guilin, Guangxi 541004, China)

**Abstract:** As one of the Neo—Victorian novelists, Sarah Waters elaborates on the stories of once—absent and silenced females, and examines the images of the oppressed and marginalized females in patriarchal society within historical background. Females in Sarah Waters' fictions refuse to be labeled as "the Angel in the House", fight against moral orthodoxy and strive for identities and equality in the society.

**Key words:** Sarah Waters; female; images

(责任编辑:赵 华 责任校对:罗 布)